禮記章義

禮記卷之四　　　　　　　　　　[illegible]說義

曾子問第七　此篇多記喪祭之事內無問詞而孔子自言者四條游夏問答者三條餘皆曾子與孔子問答之詞故名篇總凡十曾子以篤實之資爲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附于旁搜博考之力故凡問吉凶雜出不齊之事於聖人而遇變事而卽其權者亦如處經事而不失其經也其後眞積力久夫子語以一唯隨隱悉答略無留難見益而發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句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音泰裨音皮○攝音涉上攝攝主事者王六服裘冕爲上餘衮冕以下諸侯卿大夫隨得以其差服之總謂之裨冕謂服裨冕者謂世子從吉之服也

妻謂隋等獻器三所謂饗獻之隋以獻神饗而告之也某夫人氏也房中謂婦人也反位謂反朝夕之哭位升奠幣奠而埋之西階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大音泰少去聲奉上聲衰音崔從去聲見音現○如初位者如告子升西階北面之位也奉子以衰者以衰服承而奉之也子某名者子之名也子拜哭凡踊保之者代之也凡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凡九踊而三節各哭踊畢降而反位然後子與房中前間衰服制絰以成其為子之禮而乃出也

曾子問曰如已殯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

稷宗廟山川。告于禰告于祖也名者其子也禰告謂告于同盟 諸侯也諸禰廟月朔國君之禮今其禮猶若虚位

祭之者然後來 極之其變與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

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朝音潮下同 牲註謂作制

字之誤也○告則必奠告於祖奠於禰者互文也奠者奠幣乃禮

而告之也親祝侯氏禱亦侯適天子必親而視朝乃命告奉祝也

命之之言誠方氏謂諸侯有下大夫五人故命五官也道謂祖祭行

道之神也與祝與宗職行其神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行神

則於城外委土為山形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設主於其上而伏

牲其前以祭之祭畢乘車轢之而遂行也告者須副祝宗廟之

所與五日為非禮以致為收牲為制者焉氏

謂山川神侯則否也長二丈八尺為制幣 諸侯相見，必告于

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

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

入道天子冠服而視朝今諸侯相朝但朝服而已然諸侯朝服爲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諸侯相聘爲皮弁服乃鹿皮爲弁白布爲衣則相朝亦服皮弁矣稱朝服者蓋天子以皮弁服視朝亦謂之朝服也出告於禰反則兼告於祖禰者文有脫爻與○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並有喪謂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也今以父若母例之葬先輕而後重先母後父也其奠先重而後輕先父後母也及葬謂柩將出也自母啓殯以至柩出不設母啓殯之奠及明旦遂發之時以葬母反然後奠父辭殯故也舊說惟設父奠不設母奠此說奠先重而後輕之義亦從自啓殯及葬不奠之義乎學者詳味之可也行葬者柩行而往也次者大門外之右生時待賓客之處也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中暫停今爲父喪尚在殯故不得爲母伸哀於次也辭猶告也修脩也及葬母而反乃於父殯設奠告以啓殯之期遂修葬父之事蓋葬爲齊衰故其輕則以喪虞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故如之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此之謂也○孔子曰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故年雖七十猶必再娶而不可無主也然此亦謂宗子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則可不娶矣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者謂賓與贊也至而入者其人已及大門而與主人揖讓以入也門內之喪則廢者以冠禮行於廟而喪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門外之喪則喪在他處可以冠但從不必醴以禮子並徹去所設饌而埽除之以即位而哭若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然夫婦以昏見○因喪服而冠者謂喪之成服而

加冠也此孔子之言而曾子疑除喪之後當更改行吉冠之禮故據以問也孔子言諸侯及大夫有當冠之年而天子於太廟中賜之冠服則受者榮君之賜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是時服其冠之雖無冠之禮是固可以見無改冠之禮矣惟祇汙除喪而冠已冠則埽地以祭禰祭畢見伯叔父而後饗冠者引此又以見斬衰自不可因喪而冠若齊衰以下因喪而冠則亦不必更爲改冠也旅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然而雖醮雖同然每一加則一醮三加後總一醮之感輕而禮重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祭而旅酬禮也其有故不行者雖小祥之練祭主奠酬於賓前賓不舉其後亦不別舉觶以旅若大祥則可旅矣孝公隱公之祖蓋並引二公以正之也○朱子曰旅衆也謂祭畢也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也主飲賓曰獻賓飲主曰酢主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時又自別舉觶而後旅酬行也方氏曰昭公於禮爲不及孝公於儉爲過故皆非禮然不及於儉近於奢過於奢近於

亦說於附公評非殺於者公言亦非禮而已〇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言預祭內諸同爲去斂〇饋奠謂殯奠反若反而上也大夫朔奠皆奠士惟月朔其殷奠故執事者衆而恐不足也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饋奠之事否乎蓋以已喪不可下他人也孔子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也孔子蓋緣爲所服者饋奠而言也曾子不悟此旨乃曰不太輕已之服而重於爲他人乎孔子答云非此爲人之謂也凡殯奠主人悲哀故不親其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服斬故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賤大夫不以齊衰者爲故朋友奠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此蓋爲所服者而與凡若他人則貸可以已喪與役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

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祭謂虞與卒哭之祭卽孔子所謂喪祭也大齊衰以前同

曾子問曰相識句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但言有喪服者指緦麻而言祭謂吉祭也相識雖厚緦麻服雖輕然既有喪服卽不得自祭其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蓋極言已有喪服而與祭於人之不可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說脫同相去聲○廬陵胡氏曰喪與奠謂為人奠也曾子所承上答旣知為所服者奠之可而為人奠之非矣故擬以除服與奠為問夫子言方脫衰而卽與人之奠恐忘哀太速為非禮擯相稍輕亦或可耶○臨川吳氏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與姊倍蓋以服重決不可疑事於人疑大功服稍輕或可與人饋奠而孔子答之如此則知有服之人但可為所服者奠而不可為他人矣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人饋奠以後之喪祭而孔子復答之如此則又知但可為所服者祭而小功亦不可為他人祭矣乃曾子又疑緦麻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祭者之吉祭也故孔子

直以不可答之以上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緦麻由重
而漸輕也於爲人則先殯從次喪祭次吉祭由凶而漸吉也曾子
既知此道矣斬除喪之後或可與人循其事孔子亦以爲不可而
但前其可以冠何可者答許之而不待許之則不若弁冠用亦不
爲之爲昏也恩殺者之不章服紛參未明雖吳氏此條爲近之但
其言不得類爲喪者而言前祭祠已明而次而猶以禫喪再祭爲
問也亦高參差錯綜其問
其孫氏集說亦未盡然此與

（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
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
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伯母壻已葬壻
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
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
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取如字○吉日娶婚期也弔其父喪則亦稱父名弔之母
喪則亦稱母名弔之或父母已沒則稱伯父伯母名弔之皆稱
其宜也某之子之某伯父名婿猶子故亦稱子也嗣繼也惟繼其

不得爲夫婦也夫婦同牢有兄弟之喪不稱夫婦者未成婚姻也
使某致命之某使者名也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而
使之別嫁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及婿禮後女父母請婿
成昏必俟婿終弟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也婿亦如之者謂女之
伯父亦如前致命而諸減皆同也○拔本條既葬之後各致命不
得嗣爲兄弟而終不敢嫁若娶及既免喪而終請皆禮也其終不
勿請而別嫁別娶則何也世蓋有識代嫁娶而親亡親如存於者
姊乃有終喪別嫁別娶而同人道於牛焉者豈禮也哉此宜非孔
子之言也蓋此意當於用爾媒凡豈得之也本條首稱納幣有吉
月則固可謂昏姻以時矣其有故而失時則變也別禮嫁氏有春
令曾男女且察男女之無夫家者而命之此禮制也而非關若無
故而不用令者非之所謂故謂喪說之故也則有故而不用合者
可原矣此亦禮意也故二者同別之禮易喪父不敢嫁則女喪婿
亦不敢娶故曰禮亦如之女不敢嫁者婿仍不他娶婿不敢娶者
女亦自不他嫁則免喪後之使人請必無不如將流其言婿弟取
而後嫁之女弟嫁而後取之者蓋言并婿弟之取則必弟嫁而非
女弟之嫁則亦必弟取玩味而後二字正明不敢
嫁不敢取之意也而以詞意或可求學者詳之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

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去聲○嫁服士妻稅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更也

布深衣白布爲深衣也縞總以素繒爲總而束髮也婦人未成服之服喪如此女反不言改服者省文也○補註曰女子在室爲父三年父卒爲母亦如之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亦止用朞喪之禮而服則其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愚按舊註殆非也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廟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女未廟見且未成婦況在塗乎壻於女不杖不菲不次則又不以婦服服之也夫嫁女之所以降其父母族屬之本服者以其受服於舅氏而喪無兩重也其父母族屬亦各爲之降非所服者以有代而受之者也今以女死不逆祖不祔姑及壻未成服之義推之則在塗之女未交承於舅氏者不得降其本服而其在喪以至免喪則又然各以禮猶而後可祔爲凡弟也此關於名義者至重以夫而舊註殆失之矣次故不敢以不挑如壻

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哭謂壻家之喪也男改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改嫁服而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然後各即位而哭不言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者齊功服輕女不及歸也

曾子

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除喪通謂壻之父母喪及其齊功之喪也反猶復也謂復爲昏禮如初也孔子言祭過時而不祭過時者尚廢況昏者尚可廢於初乎蓋除喪但如凡人從御復寢而已亦不復行昏禮也然孔疏不祭亦止謂四時之常祭耳若禘祫大祭則過時猶追祭○

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陳取並去聲見音現○思相離則不能寐故不息燭思嗣親則不能無感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稱來婦也舅姑存則明婦見舅姑歿則三月見於廟而祝詞告曰某氏來爲婦也擇日而祭謂於三月之內擇吉廟見以祭非廟見後更擇祭也成婦之義義成婦禮盥饋之義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不祔主而列於姑次也皆服齊衰期而不杖又不菲屨不居喪次而女則歸葬於

女氏之黨凡以米卿兄則未成婦故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亦如之者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其服不居而祔廟也註曰既葬而除未有期與三年之恩故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上猶尊也嘗禘郊社共尊之無二上猶天之日土之王○昔者齊桓與此以明廟無二主之意而喪之無二孤不待言矣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亟音器○此以下明二主二孤之由也亟數也為師行載遷主以示有尊今不用遷主而作偽主又藏於廟是二主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人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

季康子之過也鄉去聲○公爲主者國君爲鄰國之臣尊卑不等故哀公主之也卿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哀公既爲主拜賓康子仍當哭踊而已乃拜稽顙於位而有司不能辨正是以孤矣豈非其過而不言始者康子爲孔子同時故也蜜公先桓子於諱謂當爲出公義諱矣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守行同齊咨同○遷廟主謂祧廟之主也君行則師從言巡狩而師征具其中矣金路謂之齊車上章言[illegible]言之[illegible]此又言不用七廟主之非也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祫音洽聃音耽大音泰蹕去聲

○此申上文之意也袷廟之主通謂天子七廟之三昭三穆諸侯五廟之二昭二穆也上文取主正言天子之七廟此迎主止言諸侯之四廟互文耳主皆藏祖廟者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凶事而聚也此無主一也主皆從其君者不敢廢先祖以求也此無主二也迎主以入祖廟必蹕者以命令爲大禮也此無主三也無主雖三者爲然尚防行不得以求禮之正明矣則孔子問祫於故引其言而申結之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玉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既以幣玉告於祖廟之[illegible]則奉此幣玉猶奉主之命而[illegible]必敬神之也反則告廟埋藏而乃出於廟亦不敢褻之意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家語無慈母之上有諸侯之世子五字衍與平聲○[illegible]有氏曰慈母有三其一大夫士之妾子無母父使庶母之無子者以

爲子儀禮喪服傳齊衰三年章所稱慈母如母是也其一國君孫生擇諸母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內則及此條孔子所稱者是也而後世於二者之等未之審也或執良慈母如母之父而施於君命所使教子之慈母則失之矣故子游疑其體而孔子特明君命所使教子者而告之也山陰陸氏曰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恩擬慈母所以差爲二等者以其分而言一謂國君之子一則大夫之子崇與異也以其恩而言一則使教其子一則命撫爲子從與保又異也故其服制不同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少喪爲並去聲○良善也慈母無服而昭公以練冠燕居之說以服之其意則猶況復喪慈母如母乎此又引以明上文之意也○鄭注曰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生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其母齊歸是不少且與喪[illegible]

戚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其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疏曰天子為其母練冠縓無明文鄭云蓋疑詞乃異代之制也考家語孝公有慈母良是孝謂為昭耳恩按父母之喪自天子下逮姆以下諸侯絶大夫降此所謂諸侯絶旁期也況於君使從子之慈母子若庶子生此之服則有不可一例言者縱子為母齊衰三年父在則期此母為父後無貴賤一也推之于上以下其子為其母如母大夫則父於為其小大功父卒亦三年謂從以上則父在為其子無服父卒為之大功此庶為嫡降貴與賤異也今本藉所稱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初不言為其慈母喪服經其如此疏以其無謂衣而指為異代之制似得參考儀禮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註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則此練冠之制蓋公子於其生母為國君所厭之禮服非言國君自為其生母更非言天子為其生母也又考儀禮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緦麻章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然則諸侯之妾子父卒為其母大功而其或為父後則推服緦也以此推之則庶子王乃天子之庶子為父後者而其於禮亦當用緦之正服喪既以服之父沒有用五服以外父在厭

抑所謂冠繩纓之纓制者歟大親喪下逮庶子之生母君在既厭於君矣比君卒又以除母厭而備為之大功其或為君之後者又以喪者不祭而不敢服從得練死於宮中三月不舉祭者之例以伸其恩則其情之為禮抑者固已多矣而謂庶子王反逆禮而斷為之總乎傳言母以子貴以父殁而遂為君夫人此公羊氏之論亂嫡妾之分嚴之所不為也若沒庶之禮謂而不為之者雖是又從禮之致也然則公之所引者果何指也考記中凡引家語入記者多截去首尾如此條家語所載本云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則公固不免託於古以文其過矣疏既知以家語證公肆証昭公之疑而猶不以家語喪慈母為其生母之疏何哉○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音現大音泰○旅衆也方色謂所服之屬東方青南方赤之類兵謂兵器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日食陰侵陽故正五行方色以厭勝之火則救之而已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

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大廟王朝之大廟諸侯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后夫人王后及諸侯夫人也此上二節言王侯朝聘遇與之禮也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下二節言王祭遇變之禮也五祀月令中霤門行戶竈是也說見王制簠簋既陳將言當祭也天子崩謂未殯也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當祭承上言嘗禘郊社五祀之祭也接之言速速速之義日食大廟火救王后崩喪其故殺之從始終不次惟務在速則無然焉祭而言其謂其祭無迎尸入坐言也也祭日食大廟皆速祭而不廢非大廟火其郊社五祀逮祭行祭可也大廟中今當禘祫而火當行復祭之禮徐氏經解云大廟火救火還至為當祭時當廢也以此而推子固約言以答之耳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

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殯而祭謂自薨至殯不祭五祀直待殯後乃祭也尸入
迎尸而入坐也侑勸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王侯之祭禮亡今
以大夫少牢特牲之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
諸侯之祭十三飯天子之祭十五飯也然皆須尸三飯後祝侑乃
食今則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侑也尸飯畢主酳尸尸酢主
又獻祝獻從食今祝既不侑亦自無酢主以下也此殯後祭五祀
之禮也啟謂啟殯也自啟殯及反哭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
而其祭禮漸向吉自獻祝以上其禮皆行惟獻從食以下仍闕此
又葬後祭五祀之禮也不言嘗禘郊社者三年之喪嘗禘不行而
天地社稷則既殯之後未葬之
前又自越紼行事無殺禮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啟至於反哭。奉帥天子。比必二反帥音率○此言侯祭遭變之禮也俎豆既陳猶上言簠簋
既陳互文也君即諸侯亦謂暴薨也比及也殆猶也謂其既殯葬
而祭社稷之禮亦若天子既殯葬而祭五祀之禮也不言嘗禘郊
及五祀者侯禮與郊祀大者禘則言
社稷而已此言社稷則五祀從同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

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
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
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
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此言大夫之祭遇變之禮以及於士也外喪及不侑不酢並見上章大功酢而
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乃止
也室中之事而已者尸在室中之奧祝在室中之北廂南面佐食
在室中之戶西北面小功緦又輕祭禮較備十一飯之後主人獻
尸獻祝獻佐食乃止也若常祭主人獻佐食畢次主婦獻尸獻既
獻佐食又次賓長獻尸尸奠爵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奠今皆
以喪殺也士之祭但遇緦喪即廢唯所當之喪士於死者雖有服
而所祭之人於死者無服則可祭也○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
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練小祥也

除案也奉立旅行則爲忘哀況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以爲節直衰絰杖爲孝子痛疾之也若無喪而弔哭哀彼則忘親哀在親則不爲情僞矣非盛而何曾子既問此事而復問廢乃記其喪服而弔決於子貢何哉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因親喪而問君喪也殷祭謂祥祭也言君服在身雖遭親喪不敢成服也如尚不成服矣況終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時過不除惟待君服既除之後然後爲月行小祥之祭又爲月行大祥之祭也蓋義以斷恩而不復除親之服其禮如此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舉之言行祭謂時祭也言先王制禮有節過時不復追行禮也今不追除服非謂不能而弗除也患踰制也且如春祭或以事礙至夏則惟行夏祭不復追舉春祭矣時祭之不追行如此若親喪之行殷祭而不追除服又何疑哉○按親喪有祥之成服有祥之除服此正也

若有君喪而遭親喪則其前已殯既殯之禮而不成服矣有親
喪而遭君喪則其後但補親喪之祥祭而除服此備也故親喪
既殯而遭君喪者其後遞補小祥大祥之祭既殯而遭君喪者與
後但補大祥之祭而皆不復行除服之禮此所以竹汀問而夫子
答之如此也所以然者除喪因祭而廢也祭不爲除喪設也此喪
服小記之義也故祭與除服爲二禮而此則祭而不除其喪乃疑
以祥祭除喪爲一禮謂君服除而追祭非禮子之所以大夫士者行
之君喪既不爲大夫士則除了正行喪禮但日祥除君服而不追祭
之不除親喪此附于所以殯期大合祭除爲一初非禮
之不殯不除子之不祭之有以不明
祭除分合之禮而非過期不祭之義○竹汀問曰君薨
亦刪而禮過非其失皆者非禮之

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殷事謂朔奠之盛禮也之適非朔夕則不往哭而在家也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啟啟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送君葬也陳注曰

此三節皆對擧若親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之君所有殷事則歸家朝夕恒在君所也若親殯既啟而有君喪則往君所

反送親殯也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室老家臣之長

行事謂攝行其事也大夫士既反於君所而親喪朝夕之奠有不可廢者大夫尊故使室老攝士卑故使子孫攝也○按陳註君未殯而臣有親喪亦與親未殯而臣有君喪對推之愚細玩不然夫君未殯有親喪則且舍君之殯先歸以殯親而發反於君所矣豈有親喪未殯反命親殯以殯君而後歸殯者哉依此節對推之說非也蓋臣有尊君抑親之理如此文反於君所而室老子孫行事是也有先親後君之理如此文歸殯親而發反於君所是也所以然君殯者送死之大也君殯不必一臣而親殯非子親行不可也此其與朝夕饋奠之事固殊而其權衡輕重亦自見矣則陳註又安得而概爲一切之說哉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內子上大夫卿之妻也不言大夫妻專上以見下也承首節而言卿大夫之妻君喪既殯而殷舅姑之喪則其禮如其夫之歸居於家故有殷事亦之君所由朝夕則不也從服喪服云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不

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誄之言累

世然其行爲誄以定謚也稱天以誄者見其無私惟天在上○曾故也雖天子猶假天以稱之則誄貴誄長及相誄之失明矣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椑音闢共供同從斂並去聲○戒之言備也闕宗也虛不由門毀失於外而客死故以從也其殯服則供主人殯時之服也弁絰之制形人也入于其時已大斂而殯服則子從柩合著麻弁絰疏衰菲杖之服以殯入喪則自闕宮門西邊殯而入其喪對之處乃就位之西階以尸北首既已殯而以事柩之禮事之也如或方小斂而未成殯則子首從者從序推者如常哀以從而其入則自門升則自主位之阼階此則親者在殯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父凡此乃君與大夫士之遂說無異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引去銘封空同○遂葬遂送君柩也不俟子者下棺即歸不俟世子返而返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

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遂亦謂遂送親柩也改服服若喪也雜記孝子既葬首絰免今則去免而括髮從戲布深衣而往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祭禮大牲大夫少牢上牲謂少牢也必往宗子家而祭者以宗廟在宗子家也孝子謂宗子介子謂庶子不稱庶而稱介者介爲副貳之義言副貳之道也常事謂歲祭之常事攝爲某薦者宗子祭而使庶大夫之詞稱使某執者庶大夫祭而命宗子之詞蓋宗子無罪未國則廟于此行若有罪則不隨行故庶大夫得祭而祝詞如此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厭厭飫假謂作嘏綏周禮作隋○介子不當主祭故謂之攝主而禮畧於宗子者凡五以其次言之當云不配不隋祭不嘏不旅不厭祭此蓋逆文也所謂不配者祭禮尸未入祝洗酌奠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

故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今攝者則闕言爲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所謂不綏祭者綏減毀之名也其與主人使有隋祭主人減黍稷牢肉祭於豆間尸隋祭及黍稷[illegible]也祭於豆間今則尸自隋祭攝主不隋也所謂不嘏者嘏謂受福之假詞也故尸十一飯攝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非說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拜受備酢今攝主則亦不嘏也所謂不旅者不旅酬也詳見前說所謂不厭祭者厭飫也其禮有陰厭有陽厭迎尸以前祝酌奠爲主人勸神歆享在室奧陰幽之處故曰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俎設之於西北隅[illegible]之處故曰陽厭[illegible]於此乎[illegible]以次當爲陽厭而今亦不厭祭也和隙也疑循以也又言備宜時作設於室而[illegible]之北亦歸於其南而不累以闕見後以中不旅之義而其閒祭之北亦不歸以氣凡則又北不備[illegible]之一端其其將祭告[illegible]之祭又有三若宗子於將祭式爲又或爲宗則所宗兄宗弟告宗之因使某執其宗事使某[illegible]若宗外不祭族祖父若孫之列則不稱宗兄宗弟而道附宗子某其然國使某執其[illegible]其常本使某爵此則告宗之道例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

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若順也首先也宗子有罪去國廟主雖不隨行然庶子無爵不得祭於宗子家之廟亦不敢自於其家行祭故當祭時但望墓爲壇而祭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自祭於其家矣然其稱祝稱子某而不敢如宗子稱孝子某推庶子身沒則庶子之嫡子可稱孝耳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先求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祇見其誣而已矣

〇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祭初陰厭尸未入祭終陽厭尸既起是厭祭無尸也夫子言祭成人之喪者必象以尸而尸必以孫若無孫又取同姓之與孫等列者則尸不可無明矣非祭殤則厭祭而不立尸以其未爲成人耳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而可乎孔子曰有陰厭有陽

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

「陽厭」祔許備謂作備辟之誤也所皆誤〇此節頗多闕文疑衍祔注疏作備若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故知非祔祔

備祔相近故知其誤也宗子殤不必談凡殤可知又宗子殤無祭祔之後凡殤亦在其中皆不言者省文也宗子之殤告祭以特牲凡殤合以特豚凡殤之陽厭當室之白宗子殤之陰厭合於室之與否不言者互文也孔子承上文而言祭殤之禮有陰於陰幽者有厭於陽明者若或則陰厭於祭之始或則陽厭於祭之終非來之也曾子不悟而問祭殤禮果不備何始來有此兩厭乎孔子乃言是蓋殤而分爲之祭耳豈殤而備爲之祭乎蓋有祭宗子之殤之禮有祭凡殤與成人而無後者之禮以祭宗子之殤之禮言之宗子雖未成爲殤而死亦無爲人父之道而庶子不爲之後也但其死矣後之吉祭則不用祭殤之特豚而從成人之特牲以除之而已若其舉肺祭殤之禮所殺於成人者有四凡祭侑食者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祭殤無尸故不舉凡尸食之餘主人敬尸

而歸之所狃今無尸故無所狃太古以水行禮後世運古而設之名為玄酒今以為降故無玄酒利猶養也凡奉尸禮畢出立戶外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無尸故亦不告惡謂祭殤之陰饜其祭盡於祖廟西南隅陰暗之處而設祭於戶東也其祭凡殤及成人而無後者之禮低於宗子是大功內之親皆於宗子家之祖則祭之與祭宗子之殤之禮略同惟其祭必當室中西北隅明白之處尊於東房與宗子之殤為異是謂祭殤之陽饜也○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馬氏凡饜者不成禮之祭也宗子為者祭於陰凡殤與成人而無後者祭於陽其異何也宗子殤矣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異矣當室之內則所謂當事畢矣慰按祔謂作備義亦得之然謂如字因合而註疏未之思也喪禮向卒哭以後明日以其班祔而殤者卒哭則已不得以其昭穆之班祔主人則故使得祭時從其祖祔食而已然則殤不祔祭與從祖祔食之義兩並行不悖而其祭之○曾不備禮亦自與其中殤何必改乎而後謂為不備祭之殺也

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

以禮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引大斂唯有喪不可閒夫行伏下閒數逮同朝行則舍使並去春見暮同非閃不然○朔迫也行變謂變常禮者謂無變也凡柩狀向而出道在謂道東也聽變而聽日之變動反復以反之反謂柩反也已之言竟謂日竟而明復也日食之遲速不有常度而其稱未然其實恐既久而遲犯皆難故不如行也今奠其舍而設奠於行上也痁病也日食既而星見則於昏中恐罪謝變非人子所宜出也且君子助人行禮又豈可使人勸無於患難哉皆深謹之之約○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

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爲使並去聲○復所謂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舍客之館公所爲則公所命舍客之館其館雖非公造而以公命亦謂之公館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莫墓同○土周夏后氏之棺也一名堲周檀弓周人以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是也輿猶抗也輿與舁同義機者舉尸之具木為之如牀而無脚以繩絙其中央又兩旁鉤之乃以手抗之以行也臨川吳氏曰周人葬下殤之禮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上不用車載來舁以就園乃斂於土周而葬焉曾子問古禮若此蓋以塗邇故也今塗遠而葬遠則不用棺不用車似有不可故問當如之何也○陳註曰輿機而往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上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輿機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史佚周良史也言猶問也用棺衣棺者謂用棺而衣殮於棺中也臨川吳氏曰史佚非子蒸違時號异尸之不可矣而往公勸棺斂於宮中則將如成人哉以輿車而役可也故史佚未夜遂行而召公問於周公乃答曰何不可者蓋禮有從權而亦無害於義也山陰陸氏曰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然琢壇而欲棺塗近之制是譏也故召公非之而周公與之意按凡記稱始者記禮所由變非詳詞也下殤之制以土周不以棺以園不以輿以殯不以輿成人之與小子等因然矣然者所為園也者如將殯之際園之所用皆都邑則多有之是道也若京識都會其地既廣其人亦填即所謂以場圃任園地亦自有遠者况又有不得於園者乎塗既不適則不能無棺而來必因之此非好為變易則然也吳氏所謂無害於義者其以此哉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舍去聲○宿之言肅也先祭一日肅而告尸之名儀禮所謂宿尸是也受宿受主人之宿也其時有大門內齊衰之喪則必出居公館以待祭事畢而歸哭者凡以吉凶不混處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

前驅。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爲君尸而服士之爵弁服者。君先世有爲大夫士者故也。出而卿大夫士爲之下車。敬也。尸必式。答之也。必有前驅。辟除行人也。

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辟避同與平聲。〇無辟。謂君事無敢辭避也。言金革之事。則以下可知矣。此禮當然與。抑初或有司循遵之與。蓋疑之也。致猶還也。夏禮則殯後即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亦還於君。蓋君不欲其仕事以終人之親。而臣亦不可下常以自奪其親。非君子處人處己之道然也。故引記證以明之。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上爲字去聲。〇魯公伯禽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卒哭後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於居喪而用兵以逐利者。不知其何禮也。然非非之之詞。

文王世子第八（此篇詳言教世子之法而篇首引文王以發端故以名篇）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暮同○內豎周禮內小臣是也値日日御禮世子朝夕朝父母今文王日三聖人過人之行也此言進見之禮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節謂起居飲食之常節不安節謂有疾也此言憂疾之心也）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上[illegible]○食上[illegible]食下徹膳也問所膳[illegible]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食餘不可再進也此言奉養之禮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帥音率說脫[illegible]冠去聲○帥循也不云不敢有

不及而云不敢有加焉聖人之行例忠過不忠不及此此節有三
總承上文之詞下文特以夢疾明之以起夢齡之本末也

曰乃閒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閒去聲女音汝○病閒猶言瘳也病時覺
病在身無少閒隙故謂病瘳爲閒也文王

問何夢者病已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問以發之謂年爲齡者齡從齒故言年數又言年齒齒是人壽之數也然數之脩短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說者信其說而與之敢議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相去聲長上聲○涖臨也不能臨阼書曰小子
同未在位是也相助也抗舉也劉氏曰成

王幼弱踐已祚作爲天子而未能涖阼故周公以冢宰攝政輔王踐阼而治又以其幼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故舉世子之法以敎伯禽使王有所觀效成王懲於此則撻伯禽以警而示之凡此所示之道卽文王之所爲世子者而王所宜效法也○此章歷引文武周公以明世子之法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illegible]下同○此章承上文推言敎世子之屬之[illegible]必學循漸半之敎士卽王制討論俊選而升於[illegible]必然習四時各有所敎也東序謂夏大學名周設以爲小[illegible]干戈羽籥皆舞器干戈爲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敎之羽籥爲文舞故於陰氣收斂之時敎之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四人皆樂官小樂正周禮謂之樂師大胥籥師並見周禮欽舞止言干戈者統詞也胥卽大胥鼓南未詳陳注曰南謂南蠻之樂也明堂位東曰昧南曰任西曰朱離北曰禁周禮旄人敎國子以南樂大胥舉鼓以爲節也先王作樂而兼以遠方之樂敎者蓋以示德化之無外品類之咸賓而夷之舞則以雅與籥舉南樂亦統詞也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

上庠大胥眾○誦謂歌樂篇弦則以琴瑟播之也大師亦周禮樂官詔教也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太學名周有天下兼立前代之學為其小學而大師之屬各以肄業詩書教其間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乞言謂養老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祭與養老及鄉飲鄉射燕射大射之術皆以先王之法合會而相告語也凡此皆有儀節故小學正亦於小學教之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大樂正周禮謂之大司樂成亦舞其語說即合語之語說命猶辭也謂乞言之詞命教者論說之數也大司成周禮無其官王氏謂即師傅保為之後又謂樂正司業父師司成毋也陸氏謂凡有道者使教焉他日祀為樂祖者也二說大同小異皆可通上文小樂正之屬學舞詔禮各於東序矣而此又屬之大樂正大司成者蓋大樂正先授以篇章之數而小樂正之屬乃教詔之於是大司成乃於東序而論說以課其成也此以上屬書教者授業課功之職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間如字一讀去聲○間謂其中間所容也一說去聲猶隔也席廣三分丈之一中間容三席恰一丈

故曲禮謂之函丈相對如此取其便於問也列陳也問終則却就後席背負牆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問有未盡則必待其
後言已盡然後更問而不敢先問以參錯之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夏不
釋奠未詳方氏曰言三時而不及夏者弦誦一師也春誦夏弦皆大師詔之秋學禮則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則典書者詔之故幷一
釋奠秋與冬各一釋奠也官通謂教詩書禮樂之官也或曰春下脫夏字或又曰官字恐卽夏字之誤也按方說亦自有理或說
較平正也釋奠也其禮但奠置所祭之物而無樂禮迎尸食飲之節蓋主於行禮而已非報功故也先師謂先代明習此事道者後
世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之屬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
行事必以幣 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於先聖先師時教常事耳故惟釋奠於先師
也此卽謂釋奠之幣始立學就必用幣而將教其不用幣亦直立學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
則否 合謂合樂也惟國有凶喪之故則不若非國故則樂奠並有不合樂乎此以上皆言教者學者崇師敬學之禮也 凡
大合樂必遂養老 言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皆當凡合樂則不養老以見養老之為重也 凡語於

鄉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
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句謂之郊人句遠之句
於成均句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遊夫殺○語論說也郊學也殺述取也曲藝一曲之藝若醫卜之
屬進進也以用此其同等中有可進者進之而其同進者則以其
序序之也謂之學日之也成均董氏謂五帝太學之名上庠京上
酒其也及儕得也言凡論辯於鄉學者必擇賢才爲重而其間道
後爲先取功次之言論又次之此三者取士之正也其成器三
者之可取而有曲藝欲試者皆戒之使得以待再語而後論之必其
衆試三事而有一可善者乃拔之同等之中矣爲儕進之序故其
人雖止曰爲郊人而遠之而於學宮則亦將取爵於上尊相旅勸
以爲榮矣此則又其取士之廣也此以上特言與教者貴者尊賢
之典也不節多閏文疑義譏誚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絕姑依之依
文義不甚安或疑遠字爲達字之誤者是人字均字爲句絕則義
臨殺按句理恐或然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興當同○釁謂千戚羽籥之版儐謂賓也退儐於東序

未詳孰謂東序夏太學名諸侯有功德亦兼立四代之學米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此蓋釋菜在虞庠而退儐於此世一說即學中之東序非必自爲一學蓋行禮於學而退儐於其學之東序也詳見始之養也爾言立學之初始成禮樂之節禮獻既畢即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成而簡文釋采以告用也其禮以備留爲發既不出舞自下授舞器釋器而退禮其若亦推行一獻之體無資介無合語可也此中釋奠先師之意也○石梁王氏曰節求三字衍文也愚按鄭註以爲衍上事者得之今坊間閩刻文字亦緣設綴誦教於各闕之末則其意與後次謂公肆惟又樂記子貢問則辭之詞亦放此○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修內以和心志修外以飭威儀以子內自內外自外也而盈自外以達內樂自內而達外二者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合外內之道故此所以其成也懌而既有恭敬之實又有溫雅之象也覃之澤者與論語不亦說乎之說則們益降習既熟而中心悅懌其進自不能已此禮樂交相培養之益也○此以上從陳註之意也今考孔疏云內外有樂樂而心悅親和敬其成也懌內外有禮而後恭心敬故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其誠存臣字紛疏與陳註餘別學者參之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少養行並去聲說如字○養者涵育薰陶之意審者詳審也示昭示也喻曉喻也太傅養以身少傅養以言也保謂太保少保護以事也師謂太師少師亦養以言也師保不言養者文也省喻喻諸之喻猶教也教喻之喻謂世子喻其教也事即事父事君之事之屬德即忠孝之德之屬身謂世子之身也天下無事外之德故教以事而喻諸德天下無身外之道故誠其身以歸諸道四輔舊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三公保傅師也四輔與三公不必全備惟可擇賢者乃設之六句皆記文也不言傅輔疑丞詞也請言也此記者釋詞○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指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亦其人以養之也陳氏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

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 疑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愚按道無不貫而父子君臣之屬其大也自父子君臣之屬以達於百爲萬事之儀皆所以修其外樂所以修其內至於積累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德成矣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曰德言世子然悅於君子而後謂之有德也德成則教道尊嚴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而國無不正矣此世子能自爲君之道也所以如此而謂教可成乎此以上文特申教世子之重且大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于迂同○前言周公因踐阼而治家語言周公相成王攝政而治此則相矣而下文又衍周公踐阼四字許記者之失劉氏曰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則公蓋以冢宰攝行天子之政非謂踐居天子之位也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則迂矣然人臣殺身爲國猶尚爲之況周

公不過述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亦宜乎俾為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事人使人謂事長使幼也武王崩成王繼父雖年幼未知君道君教之為世子則無為子之處矣故抗法於伯禽以贊教王也君與世子以親則父以尊則君世子能知其義而敬親親尊尊之道然後他日可以保有天下不然則其本撥矣然則養之可不慎乎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率數同○物事也三善謂衆人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故親之而知禮者從而體之曰彼蓋父在之時世子之禮當如此也然世子知此而衆皆知父子之道矣下放此學之教之也語古語也樂正即所謂大樂正授數主導率其學業者也父師即保傅師主成就其德行者也一有謂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矣此以上引孔子所言周公之教世子而因以申明之也

周公踐阼說見上文教世子條劉氏曰此四字說者以下文貫端故著此以結上上文然因闕一相字遂啟明堂位以公踐天子位之政其後嗣致斷豫得攝攝漢儒此恭之也○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

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夏官司馬之屬正政同謂爲政於公族也疏周禮庶子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士之子通謂之國子而副貳其父謂之倅故名也此總言庶子治公族之政也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朝直遙反下並同○內朝謂路寢也言公族朝見於公若內朝則立於西方而面東以次而衛雖臣有貴者一以昭穆長幼爲次父兄雖賤必居上也此言其治公族於內朝之禮也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此因言司士掌治外朝之禮也外朝謂路門外之治朝也若公族於此朝見與異姓之臣雜列則以官之高卑爲次不序年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治朝見之位與備治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此因言宗人治公族於宗廟之禮也宗人雖見假爵其職掌凡宗廟之禮百官之職皆以名也以爵者爵各有等不踰等也以官者官各有職使供其事也登升也食尸餘曰餕上嗣即嫡長也按特牲饋食之禮先時視濯將與於鉶南俟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然後宗子使嗣子飲鉶南之奠爵於是尸執奠爵嗣子進受飲之拜答各以禮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觶洗酌獻尸

尸於而受爵則名升所謂獻也至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乃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而餕則此三者受爵在先獻大夫之餕最在後今此以重在餕故逆言之與○陳註曰此皆士禮大夫避君故少牢禮嗣子不舉奠也愚按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宗廟則二者並隆以爵以官貴貴也以上詞親親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此中言庶子治公族於內朝之禮也貴雖三命而其位不敢拈父兄無爵者之上所謂臣有貴者以齒也○疏曰若非內朝其餘聚會則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凡燕食皆別席俱坐在賓之東矣此節應承第二節臣有貴者以齒之下以第二節文承庶子之下其主之可知故第二節不並而在此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又言其治公族之喪之禮也大小斂謂喪也臣為君皆斬衰而其升數多寡各依本親故庶子序其位大使衰麻者在前精者在後也其公族之相為服者庶子亦以此為序而次其人之下蓋衰服以親疏為先而又以貴主為重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此又言其治公與族燕之禮也族人雖遠其初一人也豈可以貴賤外之乎故以異姓一人為賓使膳宰為主與之酬酢而君

則自與父兄列位以序齒也蓋不忍遽與族爲賓主者以厚宗親而亦不致自與異姓爲賓主者以全國體且又以見此燕本以爲宗族而非以爲異姓凡皆仁之至而義之盡也族食循族燕也族燕爲禮燕族食爲常食世降一等疏謂一年中齊衰四會食大功三會食小功再會食緦麻一會食是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禰舊作禰誤文也○此因言公在軍而庶子所自守之職也禰君出並載禰至於齊車故庶子守之也。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又言公出疆而庶子令公族爲守之禮也凡朝覲會同之屬皆出疆之政公族之無事者謂其不隨行者也公族總下文正室及諸父諸子諸孫而言公宮總下文宗廟宮室而言也正室謂公族中卿大夫士之適子諸父謂其旁尊諸子諸孫謂卿大夫士之庶孽也太廟謂太祖之廟貴宮貴室謂祖廟及路寢下宮下室謂親廟及燕寢正室守大廟者將爲祭主故也以其常室故廟之正室以其常門故小宗伯謂之門子。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冠取妻者○此下五節又推言治公族凡吉凶之禮之政也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爲太祖之

廟雖至五世親盡當毀不毀而其廟百世不遷此下高曾祖禰之四廟至五世以外親盡則遞遷而毀矣若太祖即爲五世之高祖而其廟尙未當毀則其服不論貴賤其冠昏喪祭必赴告於君以尙在五世親未盡故也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爲去聲免音問賵音諷賻音附

承詳讀作贈含去聲○有司即庶子也正猶謂正禮也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而爲袒免六世以往而弗通其親也當弔免而不弔免是爲廢禮故罰之而其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之類總謂之贈則亦隨其親疏各以正禮治之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纖詳讀作殲剸專上聲告詳讀作鞫○懸縊以殺謂之磬左傳室如懸磬吳氏謂如懸樂器之磬是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纖刺也剸割也讀書用法曰鞫漢書謂之鞫似大辟不於市朝而於甸所及凡刑罪墨劓剕之屬宮剕割者皆於此獨請刑當以刑之凡以爲之隱也

公族無宮刑。宮刑所謂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詳見後文

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

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辟婢亦反為去聲○獄成謂訊問得實也議刑曰讞素服不舉變假借也無服謂不為弔服凡居外不聽樂及時賜之類仍如其親哭之位但不服弔服以往弔耳蓋為位於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也禮天子諸侯絕旁親故知無服是不為弔服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

遠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衆鄉方矣 敘鄉並去聲○此下二節釋解上文言公族以下各條必內內之也則又言謂序昭穆體異姓以謂諸侯臣崇德也必有德者尚力皆達際惟賢者卑乃任也上嗣以嫡齒而日新治序其親自親及疏則親不倦燕食以齒為序則孝弟不悖而日親而放於下氣有作殺之宜受施於死者付葬遺道之思不敢以樹當而於君內之道皆不敢以非倫故遂遁不敢以貴賤陷族於親不忘骨肉以賢於外故無能為賤至若弔昭穆明禮以敦施則又所以和睦而友愛之也凡此庶子之官治而父子以定長幼以序其教之以孝弟雖久了愛益篤是恩明義美而邦國有倫矣則衆有不向方而嚮者教者乎甚矣設官以治公族者之要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

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為建遂去聲○正術猶言常法與猶許也應度也蓋族雖親而法難徇故與衆一體以治然猶不許國人得度其過惡而為之隱也刑既加而祖已暴故於禮一禁不加然猶加私喪以親其骨肉而不遂絕也宮刑謂之腐刑如木朽腐無發生之理故此刑不及公族而類始不盡矣凡此又其待公族之有罪者所以為仁至而義盡也○此以上述庶子之職以明待公族之道與世子法相為表裏其在外朝宗廟雖司士宗人治之蓋亦庶子總攝之與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昕音欣更平聲省音醒養去聲○大昕日初明時也凡物以初為大末為小故初明謂之大昕鼓聚也徵召也將視學學中先以此聚衆也有司謂司教之官與舉也秩常節猶言常禮謂釋奠也反復也之訓往也發謂釋奠事畢復命天子乃又之養老之處也適亦往也先老先世之為老更者也視學在虞庠而

養老在東序故將適養老而先釋奠以禮之也老更所養之老也註曰三老及五更各一人蓋老無定數蔡邕曰更當爲叟三老三人五更五人二說不同然皆年老更事致仕者故名也餘謂錢處也此修之省謂附獻也設席位舉天子親予其處省謝餚酒及几珍羞之其乃作樂發歌延其入則羞付而送的膳川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按註疏始之養也蒙承乎事以命句始學與亦字相應說學學乃始更之養老之處也而其訓始於乃又訓爲始立學以需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也被此何乎所唯且本革步齊發未而於老制行於依成以謂學先之今若訓爲始立學則上下服下相崇即前制觀學衍以所謂非光其謂爲始立學而釋[illegible][illegible]先老者爲立學而然非徒爲養老而然也爲立學而然則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者必釋奠於先奠先聞例不肖釋奠於先老若爲養老而然則養老之必釋奠於先老猶叙上之必釋奠於先顧皆禮之帝也而乃有始字爲始立學而反失上下承接之義可千又設周立四代之學虞庠夏序殷學皆周之小學也其辟雍或謂之成均此其大學也如祥旗之說謂觀學在虞庠而養老在東所光三者皆小學耳而考慮氏則謂此學之東序非必自爲一學也祭義樂記皆謂介三老五更於大學則天子所觀即太學而所適郎其求序明矣觀學養老無所地非無兩期兩其始與卒之相承接又明也始立學之說明爲歲

反登歌清廟既歌

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反反席也清廟頌之首篇語所謂合語也老更受獻時立於西階下之必而天子既悲而飾以賢令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之堂歌詩以樂之歌畢乃旅酬時因其合語以成天子養老乞言之禮也德音詩咏文王之德之音也其所語說皆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乎清廟詩中德音之條理故爲禮之大也

下。句管象。句舞大武。句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下管象舞大武堂下以管奏文王象舞之曲而於庭中舞武王大武之舞也周頌維清詩乃象舞之樂歌武詩則大武之樂歌衆訓諸學士也凡此歌舞之盛大合學士以行養老之禮以道達神明興起德性也而其中綴兆行列之間君臣有位貴賤有等上下之義亦然不行矣則先王又豈徒於飲之大者苟託之說語而已哉。○陳註曰鄭氏以象爲武王伐紂之樂而說因以爲管中奏象武之曲庭中舞大武之舞此意以清廟與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分上下故以下管象爲武王也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太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詩云下管鞉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

以言於之自宜下此類皆有宗上言行之命者戲以為護甚明
也臨諸日惟諸侯黎采文王之典齊札見其采副日與其料封然
例錯矣文王之詩而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
熊氏以爲武王誤矣
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闕音闋○闋終也此時設內諸
侯及群逢之吏皆與饗席天子
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仁愛終始徧及也馮氏曰不樂於是
此經主於幼者今按疏存養幼之義而鄭註無文疑是錯擬也
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
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
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
于學兌說兌當作說音悅○記事猶下文世子之記之意陳氏詳
謂四代皆養老從事養老亦記序前代之事也慮猶謀也人
道莫大於孝弟故謀慮而推行之也敬以心言則以事言以敬而
上體指各條之意以禮而下則分指各條之文也愈說也引說命
將因養老而行於學而備終始之義故備以
結之也○此以上申言人君養老之禮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

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世子之記教世子之禮文石梁王氏謂古世子之禮此錄其一節以附篇末是也滿容也慼也容然也文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正履此色憂而已蓋以因以見文王武王之爲至聖而異於常人也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品味也所進所食也命膳宰即膳首所命糾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齊養且養者疾○若疾者衣齊時所衣之玄端服蓋致齊而親養也養猶多也○此節以推廣世子之法以結篇首之意也

禮運第九陳註凡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間有格言

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三王之世爲小康有老氏意其楊夫子云爾者蓋記者爲之詞與愚按此篇亦見家語而又頗有同異家語出於傳之蓋親傳之失真也甚矣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去聲蜡音乍觀古亂反家語作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而出下無仲尼之嘆三句○蜡祭詳見郊特牲篇觀門闕也門兩旁懸法典於上以示人故謂之觀觀而言與爲魯蜡祭之賓故祭畢遊其上而感嘆也嘆魯見弟子因嘆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三代之英謂三代之隆方氏曰以其揖遜然後以道稱之以其代啟代興故以代稱之蓋至三代其文稍勝故以英言之行對隱而言英則對質而言也夫子言我今雖未及見此而有志於其所爲也此亦務見與公之意故因問而發之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選去聲下同矜鰥同分惡爲並去聲○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私其子孫如堯授舜舜授禹是也所選者賢所與者能德才備也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爲者和睦內外合也是以親其親以及人親子其子以及人子使老者若壯若幼者矜寡孤獨廢疾者各得其所男則各修士農工商之職女則得歸良善之家貨惡其棄於地也然但欲附貨以利用足矣不必積而藏於己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然但得竭力以成事足矣不必專以營乎己也夫如是故姦邪之謀閉塞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不起而外戶可以不閉矣豈非大同之世乎一說外戶者戶設於外而向於內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

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為已之為並去聲知去聲埶勢同去

上節○家語無禮義以為紀至兵由此起十句今味文義以為紀以下七句當在謹於禮者也之下記者蓋襍上文以為二字文勢相類而錯簡也此殆非小康宜正之天下為家言以天下為私物而傳之子孫也大人統指王侯世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相傳為及以賢以功者以勇知為賢而以為己功也紀綱紀也著明考成也義實而禮行故因以著信先而禮後故因以考刑猶法也講習也示常謂常法指著其以下五事而言勢猶位也不由此五者則勢位且去而天下以為殃民也小康謂不如大同之世家語亦無此句○陳氏曰此亦去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之意故言大道為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義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然其說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愚按篇首本有語病又緣禮義以為紀七句上下錯簡末後卅小康一句其病滋多宜王氏陳氏譏之嚴也學者以朱語參定其文而論之可矣又按篇中故吾問答云其上下文脈雖和承而意緒各出今果係孔氏所為段

復封祭禮而言也皋某者語辭某死者名也呼之者欲令體魄復合仰告詞所謂招魂也既不生乃行飯腥也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取生稻米為含飯也苴熟者所中古火化之利裹熟肉為遣奠也故始死望天而招之以知氣則升而上也既則葬地而藏之以體魄則降而下也死則首北向向幽游歸根生則首南向向明而相見北此皆從古初之濟利而非後世所能易也昔者

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橧音增衣去聲○營治也治土為窟於高阜也橧聚也聚薪為巢於深林也茹猶食也蓋未有火化故去血毛不能盡而并食之與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炮音庖亨音烹酪音洛○脩獨言修火之利皆從其始而約言之也范字當從竹範註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皆鑄器之式也范金者治形範以冶金也合土者合坏燬以作陶也裹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亨貫而燎之火曰炙醴酪

自此至禮之大成也○此家語禮運篇非無而錯見於宋杞間禮舊○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也夏時夏書名舊謂即夏小正坤乾商書名舊謂即歸藏也孔子言我欲觀夏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乃皆無可徵驗僅得夏時於杞得坤乾於宋以此觀其雖得等列而已○以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聞乎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蓋亦聞此以示虞夏文質之微而下文陳其意以約之也○石梁王氏曰以吾考之此篇之說恐漢儒依倣爲之如其說則小康坤乾何足論門人脫此段論爲之道儒有反引以記祭論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說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夫音扶燔音煩捭音百汙音蛙抔音裒蕢音塊○燔燒也捭擘也釋米擘豚肉加燒石之上而燔之古未有釜甑故也汙尊鑿地爲汙坎以盛水也抔飲以手掬而飲也皆作搭手畫以草稼爲致椎也土鼓以土爲鼓也蓋上古世風樸素人心誠愨雖如此亦可致敬鬼神而不爲簡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號平聲孰熟同鄉向同○及者以哀

右此上三節爲第一段蓋首答子游之問以溯帝王之治而歸於禮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復扶又反夫音扶下同相去聲遄音專冠去聲朝音潮○家語先王下有所字無故失以下三十八字校得之說也列序也本於天者因天道之盈虛而爲之節殺於地者順地勢之高下而爲之等列於鬼神者參造化之屈伸而爲之凡喪祭以下八事所言禮制之目也○此節爲第二段子游即禮發問而約言禮之始終本末以答之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也朔亦初也陳氏曰開闢之始謂之初終而始謂之朔也從循從也故承上以起下之詞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醆與盞同醍音體嘏音賈○此下二節承上而盡言之也

太古無酒用水行禮而已後王貴古以為玄酒祭則設於室內而近北也醴即周禮醴齊猶體也粢滓生汁於中而外存體也一云酒漸成而汁與滓若一謂醴也醆即周禮盎齊盎猶翁也醆與盎皆充盈之盎汁充於中而外滓也一云盎猶翁也酒成而翁翁然葱白色此二者後世所謂故設在堂之前南近戶也粢醍即周禮醍齊成而紅赤色也又謂以粢省遠此則沉沉而不可見矣又大之故列於堂澄酒周禮謂之沈齊此則酒既成而滓已沉也又在室之下猶按周禮五齊此得不言泛齊未詳或曰玄酒即周禮之泛齊為浮浮泛泛然謂水色若冰不得名酒且又自有則太古即周禮之沈齊酒即周禮之事酒昔酒清酒此其歷言酒所陳之位非有關也祝為主人告神之詞嘏為尸致福於主之詞祝見皆子則上其兩天神與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

也是正君臣父北面以事之明子事父之道也是篤父子睦兄弟
者獻長兄弟及衆兄弟無不徧之類辨上下者獻神與暨徹各有
序之類夫婦有所辨若在阼夫人在房咸以禮之類如此則神作
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祐乎聖人所謂祭則受福者此也
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
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
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
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殽熟同越音活澣戶反去聲醆音盞亨京同鉶音刑○說
作祝號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以事鬼神示一順祝二年祝三吉祝
四化祝五瑞祝六筴祝也又辨六號以享右祭祀一神號二鬼號
三祇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也此總言之也祭玄酒者祭必設
玄酒不用以獻此未迎尸以前室中陰厭之禮也薦血毛者殺
牲取血毛并肝膋以告神於室既迎尸在堂時制祭之祀也腥俎者
解牲用俎盛牲體獻尸於堂此朝踐時薦腥之禮所謂豚解而腥者
之也孰殽者解肉骨體湯爓迎尸獻於室此朝踐時饋祭之禮
所謂體解而熟之也與猶設也越席蒲席也郊特牲所謂蒲越稾

豚之尙也冪粢也出器所謂毀求然後器也粢謂稷也器盛粢所謂以其純服也獻酬謂者謂其所當用醆酒饋食時乃用醆酒也爲燔炙者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炙從主婦亦以肉從燔肉從也文獻者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至九獻皆交相成也凡此皆以爲禮於其中之豁然而契合之是之謂合莫也退而合亨者向之閒燗而已今乃亨向之所惟取右體今在體薦亦合以亨也體犬豕牛羊者別各牲體骨之爲骰以供尸賓之膳之俎也實簠簋籩豆鉶羹者簋內圓而外方盛稻粱之器簠外圓而內方盛黍稷之器以盛米以爲盛器鉶如簋而小和菜羹之器也於是祝告尸以孝告利成宗之遵爲非告字以慈愛子孫之辭而嘏明上下辭意通貫是之謂大祥而上徒然哉此通已也也由合莫至大祥而禮乃成矣觀其所以上是法上古之禮然其義以下是法中古之禮遂而合亨以下是行當代之禮者非越廢遺祭天用之以顧圖禮言以降上神故及之也○此上七節爲第三段首偶復問○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而孔子所以答以禮之初而盛之意也

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舍上聲杞音起家語傷作傷解曰

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十三字而孔子因答之如此節末又有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此禮也二十四字文義較完宜從之○成康之後周道日微至幽厲而大壞獨魯周公之用可以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之功德將反因之不著矣杞宋之郊禹契乃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亂也而成王乃以周公有勳勞而賜之與二王後同也此皆所以表周公之道哉○程子曰周公雖聖人臣也凡周公之功皆人臣所當為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矣石梁王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杞宋之郊是禮之所許諸侯郊是皆周公之廟與杞宋不同也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此以下因假言失禮之祭也祭禮祝於始嘏於終嘏祭辭尚許也常古謂古之常嘏假家辭作爲稱上世大祥之慈求亡言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凜然皆假私而僭之盛推行當祭之禮則有自然之亂矣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家語節首有令使宗藏上有徒宗○周禮大宗伯掌治祀宗祭之大禮表世貴亂古禮惟聽之宗祝巫史而已是幽昏之國無以照典禮也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杞宋二王之後尤得以其爵獻尸斝音假○醆夏爵名斝殷爵名推

而尸亦以其爵酢君其餘非用時王之器而已今用此以及尸若則僭矣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
是謂脅君冕祭服弁朝服也以廟朝之服國家之武衛而大夫之家僭之非有其君而何哉大夫具官祭
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謂大夫之家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非其祭器惟公
孤以上得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有田祿者設而不備也又周禮大夫有判縣而儀禮少牢饋食無樂或有賜乃有之今皆反是則
無等而亂矣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朔存同衰
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晉復朝齊淵○臣有疾君之寵僕者從主之名非當列也人臣有亟附成新喪期年若不之使何入朝之有故今乃不喪於家而以
喪衰違制又或與臣僕雜居於齊則是廢禮而君與臣共此國也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處上聲采去聲○子孫通謂支
子孫也天子之子世其天下其餘子孫有功德者封國爲侯次分以畿內之采地諸侯之子世國其餘命爲大夫有功德者則以國

中之采地大夫之子世家其餘亦務以采地之祿言此以見王制之備而反是爲無等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舍去聲○舍止也廟藏於朝故天子入舍其祖廟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稽其禮籍以入而後法紀不式不然是以其奪侵人之宗廟而自招於敗亂矣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問疾弔喪接以禮也非此則褻禮之漸恆必由之如陳靈公之禍是也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別音鼈儐擯同家語作列鬼神立政故所以安君臣上下也○別嫌明微猶而稽決嫌疑之意也接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制度如衣服度數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陷於失也仁主於愛義主於斷別而用之必得其中也總承上各條而結言禮之爲綱紀如此以見其爲政所以治君所以安之本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倍背同說音悅○又承治政安君而反復言之也政不正則無禮也倍用背叛藏猶隱也亂猶危也敝敗壞也由禮失故法亂而由法無禮益藏治王者民之首也不本以業言游歸以心言茲一不正而君臣士民之患如此非班剝之圖而何藏猶安也決言若之致身以政正以見治政安身之必以禮也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殽效同○此正言猶以治政安君之首也本猶根也從猶法也降下也本於天以命於下所謂天之經也社即地也指其神曰社指其形曰地法於地以命於下所謂地之義也或言本天或言殽地者變文與仁義所謂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也興作非材用不成故降於山川制度自宮室而始故降於五祀第二節本天殽地言禮而此言政者法禮常而禮無列政則措其中而禮亦是政與禮豈二物哉故下因言禮所以治之說以申之○說曰藏謂韜光於外而形體不見也正義曰但見其政不見其身政本處而君身靜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

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樂音洛財材同○並猶合也承上言聖人所以達天地質鬼神者凡以治政而已定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以制禮樂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以制樂民之所以治也故四時本於天百貨產於地人資生於父而成德於師此四者惟在人君正身修德議禮制度則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天地親師一以貫之矣所謂乾稱父坤稱母而天地者父母之宗子也人君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者端必由此彼不能然以治政而身不安矣如正人何哉○此上十四節為第四段極言失禮之獘而因明禮為治政安身之本務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養分並去聲○明陳註謂為則效之為也今推下文則有二字當從之有過謂不能立

於無過之地承上言人君正身修德明爲居民所則效而奉養服
事亦因之皆有則人養人事人而已之成者皆皆有則治以
則治其身務君以自安其分事皆以自顯其能故禮教通達
名分不踰而人皆循禮以守死也此以見皆爲安君之本也故用
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去聲○又承上言君極
既正家材皆用故知謀者去其欺詐剛勇者去其猛暴慈愛者去
其貪忿各不以一眚掩而棄之此君用人惟器御下以禮之道而
使各得其中矣○朱子曰仁也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
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那都愛所以貪也故用其仁當棄
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死社稷係廟者有
社稷大夫有宗廟也變例謂爲變倫正也一說其死
有分辨也此亦承上禮達分定而生忠死之意也故聖人耐以
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
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
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

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辭音能辟辯亦反家語作從惡去聲長去舍並上聲○承上言愛惡生死之機以禮而伏故聖人在宥天下非以私意而為之也必知其情而闢闢其義以使由之又明達其利與患而使知所趨避然後能使之為一家為一人也蓋七情弗學而能而十義以禮而立有禮則以義制情而人利由此生非禮則以情滅義而人患由此起而謂天下有舍禮而可治者哉○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拿將來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上二惡字去聲度音鐸見音現○人心雖有七情而欲惡其總也欲所可欲惡所可惡則為美欲所不可欲惡所不可惡則為惡中心藏之人莫能測而亦發送見於色而可測或者猶一一窮而察之則禮而已矣七情中此十義純備者合於禮者也否則七情乖戾十義傷缺者

汲於陰者也不知禮則成色戕而內作亂仁而行過而無以察其溺於動作偃成之間矣防民曰禮欲齊物而不由禮則之得矣正謂是也○此上五節爲第五段不前段以明治政設亂之驗而極言一於禮而無從也（）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天地之德以理而言即道體所謂無極之真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氣也語其氣之本然謂之陰陽語其氣之成能謂之鬼神語其氣之成質謂之五行即所謂二五之精也而提此交感會聚則所謂其精妙合而得其秀而最靈者於是乎在矣此人之所以爲人而天地之性其貴於是也蓋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天命之本體而中和位育之所由以其者故承前段推本言之而以下各設皆發端於此不深子氏舊稱此語爲最精其亦有旨於所與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垂日星在天成象也竅於山川在地成形也播宣和順也五行質具於地氣行於天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當其用而四時以成四時和順日行循軌而月之生明生魄各以其期矣故望盈晦死而無朓朒之差也此及下節又承上文五行而言天地五行爲萬物化原之理以見人道相爲終始之本也

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迭音結還音旋下同和去聲○動運竭終本始也言五行運於四時如冬竭而春來則春爲夏本春竭而夏來則夏又爲秋本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是五行四時十二月之氣迭相動而旋相爲本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陽聲謂之六律黃鍾子太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律法也呂旅也皆候氣管名總言之皆爲律月令十二月皆稱律是也聲律之數以上下損益而成下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一如黃鍾長九寸爲宮其下三分損一生林鍾長六寸爲徵林鍾長六寸爲徵其上三分益一生太蔟長八寸爲商餘倣此宮者若宮之數十二管更迭爲宮五聲皆備如黃鍾爲宮則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若林鍾爲宮則上生太蔟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餘並放此是五聲六律十二管之旋相爲宮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加滑爲六和十二食十二月所食也質亦本也如春三月以酸爲木質又三月以苦爲本質之新而六和皆附以相調是五味六

卯十二食之風旋相爲質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并天玄爲六章十二衣亦謂十二月所衣也如春以青爲衣繡之質地更以赤爲文繡之質地而六章皆因以相間是五色六章十二衣之屬亦旋相爲質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別音聲○此承上文而因言人道之本然也天地之心以理言所謂天地之德也五行之端以氣言則陰陽之交以下也○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道福善禍淫者人皆欲福之理者人皆欲禍之天如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愚按朱說猶[?][?][?]未[?]不甚大約謂人以天地之心爲心蓋天地之[?]在[?]所[?]之个[?]而心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則所謂心與[?][?]豈二物故學者詳之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

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illegible]去聲畜音旭○此以下又承上文以明聖人立極之道而因反復推之也作制也則法也聖人制為總法也以為本者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德乃為理所從出推本於此則物可舉以行也以為端者謂陽剛陰柔陽舒陰慘之象乃萬物所見精未端於此則情可推而見也以為柄者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之屬就此為柄則大綱舉而事可勸而從也以為紀者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推此為紀則細目張而事可列而示也量為程其之義如月令明堂太廟左个右个之類皆有程限不踰以為量則功致以迺有如澍藝然也徒如徒侶相依之義凡上文郊社宗廟山川五祀之屬皆與致事相依以為徒則事安以固有如狀守然也實猶本質之義如洪範曲直從革炎上潤下稼穡之屬皆為萬物所本以為質則事終以循有如循復然也以為器者備飾義以成我如備器物以適用舉以不堅則事行有可考驗也以為田者人情治而悉成如田事治而耕耨闢之不失則生人得所歸宿也以為畜者四靈為萬物之長本非可豢養而致擾之者而今得至如家畜者然則其長至其族從而為物無不咸若可知矣而謂民生有不

遂其飲食作息之情者哉凡此小儀天地以下七者皆非法象之
本給我人情二者則術道教之實因並一者明備明功化之神也
與至與也出猶自也○嚴子陵曰天地為本至四靈為畜一理也
特稍別耳亦天治人與於物無所不用其能用其德則其餘不
足治矣石梁王氏曰四靈以為畜衍王則無設味則言曰其良至
則其局皆是有可用之以充庖廚者矣愚按四人化上語其心窒
安百姓備利然其化非聖於高物各得其所不以為是也四靈為
畜即廣書所謂鳥獸于禽獸魚木上下而飲食有叭即所謂新田
而食豐非而必例治沙何得於我哉若王氏說尺之見于且其以
其是族畜為可供食從因下文不說不畜不被為之例耳而人情
不失何將何以解
其失亦不待辯矣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
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
淰舒審切淰閃驚前獝彼皆驚○鄭氏曰淰之言閃也尊大屬
人情不失
則也實故曰淰驚飛曰獝走曰狘三靈順擾則其類
皆從故不驚也龜能知吉凶聖人所與故特明之○此上六節
為傳六節推言天人協氣之道以見聖人制禮作則之本末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

御事有職禮有序瘞音意○此下三節為第七段承上聖人作則之意而指祭禮以明其說也列陳瘞埋繒帛也瘞法瘞埋於祭所是也或曰祝之言嘏理常以嘏祥也宣揚也蓋先王重祭故定則於蓍龜而陳禮文設制度如此是以國得其禮官得其治事得其職禮得其序也○方氏曰秉蓍龜以決禮之疑列祭祀以致禮之敬瘞繒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以通禮之情設制度以降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蓋國治於設官設官以治事治事以行禮故其次如此意設制度以上指祭禮而言以下猶治國如視諸掌之意皆自國有禮而通推之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朝音潮○定猶正也天位易言天位乎上是也列猶衆也地利者謂言因地之利是也本謂推本乎此也本仁者仁之實在乎事親也儐猶賓之也蓋天子上祀皇天而天位正矣下祀后土而地利著矣中祀祖先而仁教達矣而且推

山川而儐禮乎鬼神祭五祀而推隆乎萬物凡皆使禮致四達以盡人道也而王於此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也王樂瞽而居前史書言動而居後卜筮瞽侑前四者或前或後或捧樂或贊成儀而居左右王居其中北心何為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又因言人君以禮自防而示教於天下之意亦上文因其禮以下之意也○陳註曰天子致恪天之禮則天下知其恪之禮故曰定天位石梁王氏曰祭帝方川有事方問上帝謁帝在左右非也愚按祀社言列地利而祀帝則言定天位者天尊也地親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但見其凝然靜正於上而已惟天位定故百神受職所以列利故百貨可極以下節推之可見如陳註定天位之說雖託於事若如承天之義然謂先王緣是設為則是一例作用而與人為大本大原之本意或淺於是矣是非特文義之病而已學者可不慎哉背任左右盜亦不離左右之意不必泥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蕆如法○此又因推其功效之所本也極猶盡服行正定也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災也貨極謂百貨成而無遺利也孝慈

處而天下之父子定正法則而天下之上下辨察于精禮感格其效如此豈有他哉故由郊社宗廟山川五祀之嚴養之修明者精而禮之藏皆精也○舊解參用徐說藏字讀才浪反謂禮之附藏也但此所發修不相足而自字亦無著且亦非上文相承之意也後末二句申上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之意禮達其用也義爲守正其本也此數者之效自然心守正而義明禮備致務也義必有宜故言修義修即禮也禮必有徵故言藏禮藏即義也此聖于體用一原之道學者詳之○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音扶下同大音泰○此下三節爲第八段又承上總其始終而言以見聖作之達天地而順人情也大一猶言大極極大曰太未分曰一蓋太極函三爲一之理也官猶藏也若言分定故也分爲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形轉爲陰陽則有動靜剛柔之象變爲四時則有生長斂藏之候列爲鬼神則有幽明始終之義凡聖人制禮本此以下其命令皆是皆職於天而所性而具者也○石梁王氏曰其官於天也一可結上文以按家語云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以二語括而說大意詞要而不用審以家語爲正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

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去聲藝諸註作義字之誤也家語王肅本作如字冠義乘去聲朝作潮○此亦兩本於天殺於地各條之意也動而之地則殺地也列而之事則本事之變而從時即四時以為柄也分即月以為量也藝即功有藝也猶人猶在人也養為義者言禮制之作皆人事當然之義也義如字義言精以義人之德也所推禮之為禮如此而其在人也必養之以義其行之也必以貨財之用筋力之勞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以用茲於社稷以下八者之事別其之既失義精仁結而凡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理一以貫之本家語變而從時以上其行之以下各十八字並無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喪去聲大上聲○肌膚筋骸則非不固然無禮義則摘慢之意傾側之容有不自知其然者故必以此固之也竇穴也背嚴養則窒而逆由禮義則達而暢亦若當然遇人所以知禮之不可

已者此以物喪闕則上下皆禮爲之綱紀也故敗亂之若喪家之亡己身之先皆以先去其禮耳豈有他哉

〇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此下五節爲第九段又承上則人情而言以見聖禮者當循序致精以達於順也蘗麴也人以麴成德如酒以蘗成味厚於禮爲君子薄於禮爲小人亦如酒之有醇醨也劉氏曰修者講明之也柄猶操也人能不失乎義之操持禮之秩序則其情發皆中節而可以治人情矣故聖王務之也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禮者人情之防範故治人以爲先務如治田之必先耕以耒耕也義者人情之裁制斷事制宜而措之如其所土宜而種殖穀也然或物欲蔽之而私意萌蘖則如草之害苗故必講學明理以去其非如鋤之去草養苗也而又必本乎仁者兼博而求之不一之藝既見一本之萬殊而約而會於至一之理乃見萬殊之一本此則萬理會而心德全如穀之熟而穫也然或猶利仁而未能安也又必咏歎舞蹈以陶發其蘊結消融其渣滓夫乃和順於道德而進乎從容之域矣此則如食而饜飫也故承上修禮義以治人情者而總言之〇陳註

曰此五者，聖人修道之教，始終條理如此，而講學於其中，以貫前後者，總括義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理也；仁樂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也。自始至終，其於仁義禮樂，無不講焉，其故漸而成也。則禮義之功者於先，而仁樂之效見於後者，故[illegible]也。

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分去聲。○實者，定制也。協，合也。義協而禮起，所謂三制也。與者，強立而不相據操也。以非言分，分限也。仁以心言節，節限此制宜，故其合於義而合者，雖未有此禮，可以義而創為也。此言禮與義之相表裏也。又見於外，其分以義而宜，心發於內，其節行義為節，故得禮以協合而講求之，則強立也。此言義與藝與仁之所求義也。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心之制為義，心之和為順，故體行為本，須即其體而得之，為能長人也。此言仁與義之相表裏，而又以見禮之有由來也。○陳註：凡禮為義之實，以散殊言；仁為義之本，以合體言。義[illegible]謂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合理，從根本至枝葉，皆此意。此分散之仁也。自一本至千枝，爵祿求位，大小遠近，有次第，此散殊之理也。凡此一枝二葉，所將[illegible]

使各得其宜則義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反覆以申上文之意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闕如此而因以達於順者推之也前言仁為順之體則一舉仁而體信達順之本與其末矣此合以仁安以樂之後而又謂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者蓋以上體諸內而以下驗乎外故其言如此詳見下文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德為車守之固也樂為御動之和也禮相與朝聘以時也法相序者

其正位也篤於孝言忠信行篤敬也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肥者充盛之意劉氏曰安樂以前皆成已之功大學之明德也逮斯以後是成物之效大學之新民也故以身肥為譬而漸及於家國天下至此乃聖學合內外之道修齊治平之驗而大順成矣大順則無為而治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各得其常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此閒別去聲○自此至終篇三節為第十段皆發明大順之實以極其效也此事大積則必苑滯並行則必謬外細行則必失夫甚深窈則造之難通茂密則人之難闚兩物連接則相干及兩物並動則相悖害此所以難順而至於危也承上言道至大順而天下各得其理如此然後守危而無所於患故下文遂指其實而明之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

殺當逆失緊○不同者等應耕也不豊者

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節應殺也不殺者又應隆也待循者節其肆縱合危者平其散亂順謂順而逆之弗能謂不以徒而用敵也水必時如獺祭然後入澤梁及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火必時如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及春取榆柳夏取棗杏之類金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及季春五庫之量之類木如季冬斫陽木仲夏斬陰木之類飲食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之類必當者男女必因其年爵位必稱其德必順者民力不毋其時以天災曰水旱以民用曰凶饑昆蟲謂蟊螣蟊賊妖孽謂怪變或謂疾猜悲也承上歷言其達於順者至此故能感召太和災沴不生而遂備有下文之驗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極較同○道即道並行而不相悖之道實即為物不成之實情即民莫不敢用情之情膏露謂露甜如飴醴泉謂泉甘如醴器車未詳舊說如銀甕丹甑之類及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黃玦之象是也車如山車垂

象之應自有綸緻之象是也焉圖伏羲時龍馬負圖起也鱗鳳龜龍如麟遊於囿巢於閣神龜符於洛之類親貽可解而關獨莊子至德之世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修禮達義者修禮以治而推之天下無不宜也譬信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功至此極此非順之實而何識按推此以精全篇之意而其為大同之象不外以小康名也亦可見矣○保子曰君子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推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來子曰信光管理則自和氣情信是致中達順是致仰實誤此道於身則治之發效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悉按此段第二節為損治之實效稱上段第二節為與學之實功也蓋上段之右推肯身與家國天下之無不斷者自治人而言此段之首條有凡事之無不斷者自治事而首而第二謂不同不毀不殺之屬乃事之所以治合明交亂國似必當之屬力人之所以治亂仰廣者所謂附修事和親三從為大夫六諸出務俛者而共下之所驗則求所謂殺四表格上下而地平天成之俟執此學者不由實學以推實致所體信達順之道亦且流於前符典引而蘊籍之說起矣咄吁可不慎歟